

63年

国际私法

[英] 托馬斯著

倪征燠譯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国 际 私 法

〔英〕托馬斯著

倪征喨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譯者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在各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對外聯繫也日益頻繁。對外貿易、远洋運輸、民用航空、鐵路聯運、國際匯兌、海上保險等事業都在不斷發展，因而涉外法律關係也隨之日益增多。在這類法律關係中以及在公民個人關係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需要根據平等的原則進行調整和解決。從國際私法的角度來看，這是有巨大意義的。人們可以回憶，在舊中國時代，中國的法權支離破碎。一方面，外國領事法庭在中國領土內對其本國僑民行使管轄權，直接適用其本國法，如同當事人在其本國領土內一樣；而在另一方面，外國華僑得不到祖國的關懷和保護，外國法院在處理他們的案件時是否都符合國際私法一般公認的準則，也很少有人過問。在當時中國所處那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之下，國際私法的實踐是很有限的。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在華外國僑民都要服從我國管轄，外國華僑的合法利益受到祖國的保護。國際私法不僅是一門法律科學，而且在法律實踐中，也常常要應用。為了增進這方面的知識，及在處理涉外案件時能够更多掌握一些別國在國際民事管轄和法律適用方面的觀點和實踐起見，適當地介紹一些別國在這方面的作品，可能是有益的。

本書作者英國 J.A.C. 托馬斯，業律師，並在格拉斯哥大學執教。他在本書內簡單扼要地闡述了國際私法的一些基本問題，主要是根據英國的判例和法規編寫的，但有好些地方，也反映了公認的國際私法原則。從書的篇幅來看，它不可能接觸國際私法的

1944/10/1

每一問題或者介紹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国际私法准则。本书的探討范围，偏重于司法实践方面。在探討的方法上，本书在每一章节，首先简单地介绍英国关于某一問題的国内法，主要是判例法，然后对于用以处理这类案件的国际私法准则，概括地說明一下英国的觀点和实践，有时也涉及一些別国的作法。在英国，本书是供国际私法初学者閱讀的。

这里必須順便說明一下本书中所用“英国法”一詞的含义。由于联合王国各构成部分在司法体制上各自形成一个系統，因此在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区之間，有时也会有国际私法的适用。但是，它們的終审上訴案件，又都归伦敦的貴族院受理，从而在法律觀点上就有很多相同之处。此外，就成文法來說，虽然大多数法令适用于整个联合王国，但是有些法令仅仅适用于个别地区。因此，英国法一詞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书中“英国”或“英国法”字样，严格地讲，是指“英格兰”或“英格兰法”而言。但在很多場合，当作者以他本国法同联合王国以外的外国法作出区别时，或者并不強調联合王国各构成部分的法律对某一問題有独特的作法或規定时，本书中一般就不用“英格兰”或“英格兰法”字样，而譯为慣用的“英国”或“英国法”。只有在联合王国各构成部分（特別是英格兰同苏格兰）的法律互有分歧时，才使用“英格兰”和“英格兰法”譯名，以示区别。这就是最狭义的英国法。同时也需要說明一下，英联邦各自治領和英国的殖民地在司法上虽然也是各自成为一个体系，但是它們同英国本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它們的終审上訴案件归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員会受理。由于英国法——最广义的英国法——在資产阶级国家中成为一个固定的派別，并且由于近年来脱离英国而成为独立的新国家，在法制方面大体上仍沿用英国法，因此，在了解英国法和英国国际私法准则的运

用以后，对于解决涉及上述这些国家的国际私法問題，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必須指出，本书作者是一位資产阶级法律工作者，因此本书不論在取材方面和論述方面都是从資产阶级的法律观点出发的。例如，关于外国沒收公民財产的法令（指的是国有化法令），作者毫无保留地說英国法院将拒絕执行实施这种法令的外国判决（見第1章第5节）。对于像美国有些州禁止黑种人同白种人結婚的法律，作者不但沒有加以譴責，相反地，似乎还认为英国在国际私法准则的运用上，可以承认这种法律的效力（見第1章第5节）。又如在討論結婚仪式問題时，作者強調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还說可能有些地方仍采用“野蛮的仪式”（見第2章第1节）。在提到公海上船舶碰撞案件的管轄权时，作者說責任問題要取决于一般的海上法，而且狂妄自大地說所謂一般的海上法“事实上就是英国法”（見第3章第3节）。他連1910年和1952年关于船舶碰撞及其民事管轄問題的两个布魯塞尔公約都沒有提到，虽然英国是这两个公約的签字国之一。此外，作者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遗产的管理、遺嘱的效力、及破产程序等問題，叙述比較詳細，从这里也就更清楚地看出資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本质。本书內所有不正确的观点，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加以揭露和批判，请讀者在閱讀时加以注意。

本书涉及的專門問題較多，有些虽经譯者加注說明，可能还是不够的。另外，由于譯者的能力和時間都很有限，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倪征喚

1963年6月

目 录

原序	5
第一章 导言和一般原則	7
(一)国际私法准则的性质和目的.....	7
(二)历史概述.....	9
(三)识别和反致.....	13
(四)外国法的证明.....	20
(五)外国法的拒絕适用.....	22
(六)英国关于管辖权的一般原則.....	26
1. 有效性原則.....	26
2. 合意原則.....	27
(七)住所.....	28
第二章 家庭法	35
(一)夫妻关系.....	35
1. 婚姻的概念.....	35
2. 合法婚姻的要件.....	37
3. 婚姻的效力.....	42
4. 婚姻事件.....	47
(甲)离婚	47
(乙)婚姻无效	52
(丙)分居和其他有关婚姻的救济	58
(二)父母和子女間的关系.....	59
(三)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精神病患者的保佐.....	66
第三章 債法	69
(一)契約.....	69

1. 契約的准據法.....	70
2. 締約能力.....	73
3. 形式上有效性.....	75
4. 實質上有效性.....	75
(二) 票據.....	78
1. 締約能力.....	79
2. 形式上有效性.....	80
3. 實質上有效性.....	81
(三) 民事損害賠償.....	84
(四) 准契約.....	88
1. 同契約有關的准契約請求權.....	88
2. 同土地有關的准契約請求權.....	89
3. 同契約和土地都沒有關係的准契約請求權.....	90
第四章 財產法	91
(一) 財產的性質.....	91
(二) 不動產.....	93
(三) 動產.....	97
1. 可占有財產.....	97
2. 可主張財產.....	101
(四) 破產程序.....	107
第五章 繼承法	115
(一) 遺產的管理.....	116
(二) 遺產的分配.....	121
1. 法定繼承.....	121
2. 遺囑繼承.....	123
(甲) 立遺囑人的能力.....	124
(乙) 遺囑的形式	125
(丙) 遺囑的實質上有效性	128

(丁)遺囑的解釋.....	129
(戊)受益人的能力.....	131
(己)遺囑的撤銷.....	132
第六章 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	137
(一)外國判決根據普通法的執行.....	140
1.管轄權問題.....	140
2.終局確定的判決.....	144
3.抗辯理由.....	147
(二)外國判決根據成文法的執行.....	152
第七章 程序和證據	156
(一)當事人問題.....	157
(二)起訴時效問題.....	157
(三)證據問題.....	160
(四)優先權問題.....	162
(五)司法救濟問題.....	163

原序

本书旨在对英国国际私法的准则和原则提供一个轮廓。普通法的这一较为年轻的产物之一还是在不很受成文法束缚的情况下发展着，因此不论在对现有原则的整理或者在发展趋势的探求方面，都存在着论争的广泛余地。在本书中所提供的观点照我看来是符合于当前权威性资料的观点的。如果本书能有助于未来的律师准备他们的就业考试，如果它能推动读者对这门学科作更进一步的钻研，如果它使一般读者对英国法中这一部门的问题获得一个影像，那末，我的目的算是已经达到了。

如果像我所希望的，把贯穿在一切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用这样有限的篇幅描述出来的尝试，还不算是过于胆大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这方面的卓越文献以及朋友们的美意。

在这样一本书中，如附加精密细致的脚注和参考资料，将是不适当的。我只能在这里声明下述各书所给与我的帮助：戴西(Dicey)著《法律冲突论》(1949年第6版)；切歇尔(Cheshire)著《国际私法》(1952年第4版)；格雷弗逊(Graveson)著《法律冲突论》(1952年第2版)；施密特霍夫(Schmitthoff)著《英国法律冲突论》(1954年第3版)。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在诺丁汉大学法律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欣然接受我的要求，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意见。该大学英文系的希巴德硕士校阅了我的稿件，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系教授卡恩-弗朗博士校阅了本书的稿件，有不少地方，他的博学多能给了我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谨向他们表示衷

心的謝意。对于还留存着的缺点，应由我一人負責。

J. A. C. 托馬斯

1955年2月11日于格拉斯哥

第一章 导言和一般原則

(一) 国际私法准则的性质和目的

在英国的法院内，经常出現某些案件，案情并不单纯地只涉及英国一国。例如，一个法国人同一个英国人在布鲁塞尔訂立契约，約定将貨物从巴黎运往伦敦，由此发生了一場爭执；或者有一个妇女，請求同定居在法国的丈夫离婚；又如一个意大利人在牛津因駕車不慎，把一个西班牙人撞倒。这些例子的共同特征是，有关的事實使法院的活動不能仅仅局限于援用英国法的規定。

事实上，在任何这些場合，法院在能够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以前，至少必須回答以下两个問題：

(1) 法院对案件是否有权管轄？

例如对上述离婚案件，英国法院是否有权受理，还是必須告知該妇女，她只能去法国請求司法救济？

(2) 假定法院有权管轄，各当事人的权利应按照哪一個法律体系予以确定？

換言之，法院应适用英国通常的法律規定呢？还是，就上述例子而言，要适用法国关于离婚的法律？

对每一問題的答案，都要通过英国国际私法准则的运用，才能找到。

世界上的許多独立法律体系，在对待契约、财产、婚姻等問題上，办法各有不同，因此每一个体系的法院，对凡与另一个体系有关联的案件，在它們能否予以受理，以及它們应否适用自己的本国

法这些問題上作出決定時，必須有些標準足資遵循。當然，法院完全可以在一切案件中，簡單地適用在沒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中所適用的普通原則。但是這就意味着，各當事人的權利，將由於偶然擇定某一個體系的法院提起訴訟而受到影響。訴訟的結果，將決定於各當事人間的爭執是在英國還是在法國得到解決。無論就國際間禮讓和實際上方便考慮，而且從公平觀念出發，上述簡單化辦法實是不足取的。

因此，一切法律體系都發展出某些規條和原則，用以幫助法院在面對具有外國聯繫因素的案件時，明確自己的管轄範圍，並擇定適當的準據法。本書僅僅涉及英國法院所採用的規條和原則，它們在本書中被統稱為“國際私法”。這個名詞不是无可訾議的。實在講來，迄今對這門學科還沒有能提出令人滿意的名稱。“法律衝突論”這一命名也獲得不少支持。但是國際私法一詞已經用慣了，實際上既沒有能提出另外更合適的名稱，這就是在此保留這一稱號的充分理由。

雖然一切法律體系可能都有如何處理“涉外”案件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並不完全相同。例如，英國法院在處理個人身分案件時，以該人的住所地法 (*lex domicilii*) 為準據，而多數歐洲大陸法系則以該人的本國法 (*lex patriae*) 為轉移。同樣地，關於契約、民事損害賠償等事件的原則，各國之間也互有出入。因此，一國法院所作判決，仍可能跟另一國法院對同樣案件所作判決有所不同。國際私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設法避免這樣的結果。

通過一些國際會議和國際公約，常常在作出努力來消除這種不適的情況（實在是應受譴責的情況），以便提出對某一問題在一切國家可以普遍適用的原則。這種努力有的獲得了很大成就，例如1886年關於著作權的伯爾尼公約和1929年的華沙航空公約。

这两項公約分別通過1886年國際著作權法和1932年航空運輸法而在英國獲得實施。在另一方面，關於婚姻、監護等這些重要問題的許多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僅僅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支持者（一般地說，為數很少）。英國連一個都沒有參加。因此，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的國際合作，努力的成績是難以令人鼓舞的。同時，為了保證國際私法可以達到在某一領域產生統一結果的目的而作出的任何努力，仍然值得人們最有力的支持。

還得在此說明一下，就英國國際私法而言，所有法律體系，除英格蘭的法律體系以外，其餘的都是外國法律體系。同蘇格蘭或北愛爾蘭有聯繫的案件，在英格蘭法院內，就將成為一個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

（二）歷史概述

目前應用的國際私法準則，大都是長以來歷史發展的產物，對於這個歷史發展值得作些介紹。國際私法的歷史，实在是開端在十二世紀的意大利，作為重振羅馬法學習的副產物。那時候，正在所謂黑暗時代的動亂以後，疆域分明的邦國在歐洲復興起來，學者都傾心於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 527—565）的《羅馬法彙纂》，把它奉為西方世界法律上的通用語。查士丁尼法典一開首是降“蒙仁政德治之眾民”的敕令^①。換言之，法典是只對羅馬臣民頒行的。這點時常被用來支持下述說法，即君主的法令，僅僅適用於他的臣民。正像查士丁尼只能為羅馬人制定法律，一個現代統治者也只能對他自己的臣民實施法令。這裡就意味著，每一

^① 法典的卷首章节，一般根據拉丁文本的卷首語，稱“庶民篇”（*Cunctos Populos*）。

个法律体系的适用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促使人们对各个法律体系的实施范围进行探讨。

探讨下来的初步成果是将实体事项和程序事项加以区别，也就是说，对有关当事人实质上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同用以确定上述权利和义务的司法机构问题区别开来。实体问题一般认为应该决定于行为成立地法，即权利和义务所由产生的法律行为成立地的法律，因为当事人完成这项行为时，既然在某一统治者的领域内，他们就应服从该地统治者的法律。程序问题则应适用法庭地法，即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因为只有法院所隶属的统治者才可以说明这些法院应该如何行事。

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才在十四世纪时出现意大利的法则区别派学说。即使认为法律准则的适用是有局限性的，问题还在于某一准则在什么具体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法则区别派说这要取决于该准则本身的属性。法规（或法则）可能是属物的、属人的，或者两者混合的，要看它们是涉及财产、个人，还是两者俱有。属物的和混合的法则，在运用时完全从属于当地的法则。举例来说：甲国关于处分土地的法规，将实施于甲国的一切土地，不问处分行为是在何地作出。因此，如有人意图在乙国出售坐落于甲国的土地，他必须遵照甲国的法律办理。但是一位君主的属人法，则适用于他的所有臣民，不问他们散居在何处。这样，如果争执的问题在于契约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能力，那末应该适用他的住所地法，即他永久定居地的法律，不问契约在何处订立，也不问标的物坐落在何地。这种论断方法的整个基础，实在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很有信心地断言，某一法规是属物性质或者不是。尽管如此，他们已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在契约这一部门，巴托鲁斯（Bartolus，1314—57）提出，由于问题复杂，应该细分项目——关于契约的成

立，应适用契約成立地的法律；关于契約的履行，应适用契約义务履行地的法律。继承他的事业的法国人杜穆林(Dumoulin, 1500—66)主张，关于契約的問題，应决定于当事人所選擇的法律。在法律活动的其他領域內，也有同样的发展。

法則區別說盛行过一时，直至十七世紀的荷兰法学派崛起时为止。以赫伯尔(Huber, 1636—94)为首的这一派法学家，強調当地統治者对在他的法院內所发生的事情的控制权。这在一个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內，可能是很自然的。結果是，如果在案件中适用外国法，必須有当地君主的許可，这个許可是从国与国之間所存在的礼让出发的。这一启示是值得重視的，因为它注意到在法則區別說之下演变出来的准則（例如住所地法适用于訂立契約的能力問題），并不是本身具有效力的什么普遍真理。这种准則只有在被某一法律体系的法院所采用时，才成为該体系的准則。这一体系也可以为自己制訂另外的准則，但它认为采用現已存在的准則較为便利。

当新的国家陆续出現和旧有国家采用新政体的时候，大陆上受到荷兰学者影响以后的发展特征是，涉外案件中所采用的原則，一般都表現出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这种大势所趋的局面下，法国人是領先者。大革命中的民族自尊心反映在法国的法典中。根据法国法典，国籍是确定个人身分的試金石；凡是涉及法国人的訴訟案件，席卷而归法国法院管轄。在意大利也是这样。由于外来的統治者离去和国家获得统一，国籍被采用为解决私法問題的根据。荷兰学者的教导，使上述发展成为可能。只有当地君主才有权指示如何行使管轄权的原則，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容許外国法的适用。

上面探討了欧洲大陆的发展，因为英国国际私法的早年历史，

深受大陸上发展（特別是荷兰学者）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英國这一部門法律的发展比較迟緩。英國的普通法^①統一較早，十四世紀时已在全国通行，因此英國在自己國內沒有遭遇到纏扰着中世紀歐洲諸小國的困难。此外，陪审員必須从事实发生地遴选出来的要求，阻止了法院对在国外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轄权。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关于陪审員的規則放松了，同时帝国的扩大使普通法接触到在英國統治下各國的其他法律体系。当我們的商业日益繁盛时，曼斯菲尔德勳爵(Lord Mansfield, 1705—93)将商法(在此以前一直被认为在普通法范畴以外的一种国际慣例)和英國的普通法合并为一，涉外案件激增，急需处理。在此情况下，外國的权威著作也有助于对这一新类型問題的解决。在十九世紀初期，通过美国人斯托里(Story)的著作，英國受到了歐洲大陸的进一步(虽然是間接的)影响。作为第一个用英文写这种題材的主要作者，同时也是接近英國法的法律体系的卓越代表性人物，斯托里自然对英國的法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托里的學說却渊源于歐洲大陸。

英國关于這部門法律的文献，只有短暫的历史。戴西的重要論著，直到1896年才初次問世，经过几次再版，仍不失为英國的主要作品。但自戴西以后，这方面的文献已经灿烂起来，并且继续在发展。这是一件重要事情，因为英國国际私法发展較迟，还存在着許多空隙和疑問，因此学者的論著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要比对于英國一般法律的形成来得重要。

① 英國的普通法(Common law)是根据習慣通过判例的形式逐渐累积起来的，所以又名判例法。它有时与成文法对称，有时也与衡平法对称。——譯者